

老贫农千里传经

风格赞丛书
贫农下中农



江西人民出版社

介 簡 容 內

介 簡 容 內

貧下中农风格贊丛书

老 貧 农 千 里 传 經

丁 蔭 蓀 等 著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南 昌

內 容 簡 介

《老貧农千里传經》，包括七篇有关貧下中农社員生活的真实故事。这里有不远千里到外省去传播紅花草栽培經驗的老貧农；有勇于和不良行为作斗争的“多嘴叔”；有年过七十，仍为集体忘我劳动的敲鐘老人；还有用革命精神教育自己的儿子，克服困难，当好生产队长的父亲。这些文章短小，事跡生动，富有教育意义，适合农村基层干部、农村知識青年和社員群众閱讀。

这些文章，曾先后在《江西日报》上发表过。我們选用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老貧农千里传經

丁蔭蓀等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438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 1/8·字数：11,000

1965年4月第一版

196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統一书号：T 3110·245

定价：0.11 元

目 次

老貧农千里傳“經”中共广东省始兴县委通訊組 (1)

“多嘴叔”丁蔭蓀 (8)

北山敲鐘人蔡 景 (14)

管粮八年 不霉不烂.....李仁貴 (19)

老貧农教子罗时焄 (22)

虎狼窩里养猪牛張洪庚 (25)

宋仁夫卖猪記.....李世山 (29)

老貧农千里傳“經”

中共广东省始兴县委通訊組

在冬种綠肥高潮中，江西省老貧农社員万丁根傳“經”的事迹，一时在我們始兴人民中傳为美談。

万丁根是江西省南昌县“八一”公社“八一”大队的貧农社員，現年五十二岁，从他花白的头发和額上的皺紋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旧社会飽受风霜的人。解放后，他翻身作了主人，十多年来都是生产队里数一数二的生产能手，对种植綠肥很有經驗。一九六四年九月上旬，他受当地县委、公社党委的委托，前来我們始兴县当綠肥技术顧問。到始兴后，一直

保持着貧农的本色，充分发揚了当家作主的精神，不怕苦，传“真經”，获得了始兴人民的欢迎和好評。

一袋紅花子

从江西到广东，这是万丁根第一次出远門，他心里既兴奋，又不安，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思量：“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代，我出門去給地主打短工，受尽欺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被选送去广东当技术顧問，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他找来一条布袋，在自己的生产队称了十一斤最好的紅花种子，要把这个礼物贈給始兴人民。

第二天他从南昌搭車起程了，一路上把这袋种子抱在怀里。到了始兴以后不久，他就接到弟弟万鑫从家乡寄来的信，信内这样写道：“哥哥，你不要忘記解放前的苦日子，这次到广东去給階級兄弟传經，千万不要留一手，

一定要把种植綠肥的全套技术传授給始兴人民……。”他看到这里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想今天，比过去，在回信中告訴弟弟：“我决不会在广东丢脸，一定要用最大的精力与始兴人民共同研究，讓紅花草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結实……。”

进山傳“真經”

始兴这地方，过去很少种植綠肥，特别是深山区，如司前、隘子等公社更无冬种綠肥的习惯。这两个公社有中造田一万一千二百多亩，占水稻总面积百分之五十，岩性土壤，泥层瘠薄，常出冷水、銹水，产量不夠稳定。为了改变低产面貌，中共始兴县委、县人委征求万丁根的意见是否可以在中稻田上套种紅花。万丁根說：“我們江西有不少中造田套种紅花很成功，可是不知道司前、隘子公社的中造田条件怎么样，最好还是讓我們先去实地看一看

再說吧！”县委同意了他的意見。第二天，在县农业局技术員的陪同下，他便来到了司前公社。这里羣山环抱，出門爬坡，稻田日照短，气候寒。起初，当地干部都感到在这山高水冷地方种植紅花有点棘手。万丁根一放下行李，便翻山越岭，过坑涉水，不辞劳苦地先后到了边远的背夫坑、断头坑、水打石等地方的中造田去观察，经过分析，认为这里的土壤比自己家乡的中造田条件优越，便向始兴县委和司前公社党委建議大种紅花綠肥，从而打开了这个地区的中造田套种紅花的局面。

一天，隘子公社党委打电話邀請他去参加种植紅花現場會議。他馬上就将行李收拾妥当，准备起程。但是，从司前到隘子有三十多华里路，要翻越好几座大山，为了照顾万丁根的身体，随他同来的县农业局技术干部劝他乘搭从始兴县城开往隘子的客班車。誰知这天旅客拥挤，班車无法在司前添載客人。这时，正是晌

午，太阳火辣辣的，万丁根想：“要是现在还不起程赶路，就无法参加隘子公社党委今天下午召开的种植绿肥现场会，这事很重要。”他与县农业局技术员商量过后，决定步行走去。一路上，虽然烈日当空，舌干口渴，但终于在这天下午赶到隘子公社，参加了种植红花的现场会议。

到现场以后，万丁根便下田作示范表演，一边传授技术，一边讲述中造田套种红花的好处，使当时参加现场会的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深受感动。大家回去以后，都以他的“样板田”为榜样，跟着都干起来了。在万丁根及其他江西老农的帮助下，司前、隘子两公社的干部、社员扫除思想障碍，打破历史陈规，按照先进技术规程，及早在中造田上套种下了红花二千九百一十多亩，使得处处稻田一片葱绿。

帶病搞样板

万丁根走了山区走平原，繼續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搞样板，作示范。十月十六日，頓崗公社党委决定在賢丰大队丰田第一生产队召开晚稻田种植紅花的現場会，請万丁根协助搞样板，作示范。这天前夕，万丁根身体很不舒服，飯也吃不下去。晚上，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合不上眼，心想：“搞样板，作示范，是个重要任务，要是这一課上不好，直接关系到頓崗公社能否种好和夺取冬种綠肥丰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将种子用盐水消毒后，用人尿浸种催芽，“根瘤菌”拌种，又加上了适量磷肥或細碎精肥播种。頓崗公社党委負責同志見了，就对他說：“你有病，請去医院診治，不必搞样板，保重身体要紧。”但是万丁根再三謝絕道：“这点小毛病不关紧要，少吃点东西，过两天就会好的。”为了讓

“多嘴叔”

丁 蔭 蓀

“多嘴叔”是一个公社的普通社員。但是，为什么叫他“多嘴叔”呢？他为人又怎样呢？

“多嘴叔”的真名叫李二十，家住南城县万坊公社钟家边大队梅洲生产队，年方三十四，矮个子，长脸型，浓眉毛，一双大眼睛。在旧社会，李二十帮地主打过长工，卖过短工，他象灶台上的抹布，苦酸澀辣，什么滋味都尝过，做牛做馬到解放，身边还只有一根扁担，两根繩，沒有寸田分地。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他才翻了身。以后搞互

助，鬧合作，進公社，他吃飯“哈哈”，走路“格格格”，做梦“呵呵呵”。就因为这样，他对危害集体利益的坏思想坏行为，总要“多嘴”，坚决展开斗争。

就說一九六四年八月初五发生的一件事吧。

这天中午，队里有个中农女社員徐六伪手提角籬，偷偷摸摸从保管室出来，正好碰着了李二十。一見到李二十，她心里就象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她知道在李二十面前用硬方法是不成的，于是施用軟的，把自己偷肥田粉肥自留地一事說了，并且对李二十說明，如果他不把风声漏出去，同意将肥田粉各分一半。李二十不听則罢，一听火冒三丈高，大吼一声，說：“走，見队长去！”徐六伪被这一声吼，全身軟得象棉花，眼睁睁地望着李二十提着肥田粉走出門去。徐六伪边走边打起肚皮官司来。她也不甘心就这样認錯，眉尖一皺，計上

心来，跑去找李二十的老娘。

为什么她要找李二十的老娘呢？原来她肚里有根岔肠。这里先交代一下，李二十的娘叫程老仗，年近花甲，也是苦熬苦撑过来的，她老人家什么事都好，就是相信“和气生财”，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前些时候，她不小心，让猪下了集体的禾田，当时只有徐六仵看见，没有向队里反映，这事就瞒过去了。今天，李二十要揭露她的丑事，她心想：“我不说你家猪下田，你倒说起我来。”她原先准备来个半斤对五两，可又一想，还是看风使舵，别把鼻子碰到壁上去，何况他娘还有把柄在自己手里。所以她决定找李二十的娘，鑽这老人家的空子，争取她叫儿子把这场事抹掉。

她来到了李大娘家，把要说的话全向大娘说了。大娘有些尴尬，她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三块板，两条缝，是个说得出的做得到的。心想：这块铁铁板，怎能鑽得进？可她又

不能直截了当地在这女人面前說没办法呀！于是，她說：“我一定不准他把事情鬧出去。”

“是呀，不然你們自己也吃亏呢！”徐六仵也插了一句。这句话被回来的李二十听到，他把它埋在肚皮里，从門外闖了进来。徐六仵望着他那副鉄鉄板、冰冰冷的样子，脸早就紅得象猪肝一样。他娘呢？七囉嗦，八囉嗦，說了一大堆，說什么：“集体的事，有一队之长，做社員的只做事吃飯，何必惹事闖祸！”她要儿子对这件事“开只眼，閉只眼”。李二十看到这种情景，晓得話里有因，他也了解娘有点“老脑筋”，决定以理說服，好好开导。徐六仵走后，他从过去說到現在，又从現在說到过去，回忆对比，最后，把心坎里的話說出来：

“集体經濟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們是靠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靠集体經濟，靠人民公社，才翻过身来的，我們貧苦人可不能忘記这一切呀！俗話說，‘一根草长得再壯，大风一

吹，还是要倒的’我們只有把根扎在集体經濟的大家业上，树大杆子粗，才有个出息。”李二十虽然不是队干部，但他蛮有劲地接着說：“我們是貧农，是集体經濟的主人，只要是对集体有利的事就应该維護。”最后，李二十终于把娘說通了。

晚上，开了个社員会，李二十的娘主动檢討了自己不小心讓猪下田糟蹋了集体的禾的事，还扣了十分工分。徐六仞也参加了会。起先，她准备互相挖“牆脚”，可是現在李大娘主动检查了，而且扣了工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她万万沒想到的。在此情况下，她不得不把自己偷肥田粉一事向社員作了檢討。

李二十鉄面无私，維護集体，在場的人誰个不夸奖他！連他老娘也說：“我家二十腰干子是硬！”

社員們呢？原先一些私心过重的人也嫌他做了天上的矮子，人里头的高子，长着二十四

张嘴，管到門外去了。俗話說：日久見人心。这李二十，不是个“光响雷不下雨”的人。社員們看到，他不仅是口头上敢說，而且行动中敢做。一次翻田，有个社員把集体的犁丢在田头，李二十把犁悄悄檢回来，晚上又批評了那个社員一頓。現在，社員們打心眼里佩服了他的“多嘴”，說：“李二十处处为巩固集体經濟出力，我們欢迎这样的‘多嘴’人”。因此，社員們給他取了这个外号——“多嘴”，队里年輕一点的人，都喊他“多嘴叔”。

“多嘴叔”的威望越来越高了，队里的貧下中农选他当代表，他出席了大队、公社的會議。他的思想更是愈来愈紅了。